

## 引言

本文将对中泰两国两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比较。作为一个比较文学的初试者，立足于两国文学的边缘上注视着两部文学作品之间在语言、思想和感情等方面的彼此渗透，深感任重道远。

然而，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中外及各国文学，也无无论是何种体裁的作品，都必然存在着众多的联系而又非常相似的情况。本文提及的两位文学巨匠——巴金和西巫拉帕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新一代青年作家代表，更是中泰两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进步作家。在民主斗争中，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鲜明的爱与恨，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与黑暗，有力地控诉和抨击面临崩溃的封建旧制度，把社会的真实面貌完整地显现出来，他们英勇无畏地与旧势力对抗的精神，对新一代青年起着激励与鼓舞的作用。

本文将运用平行研究方法，初步探索两位作家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类似的闪光点与不同的独特之处。但中泰文学的比较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泰国，都处于基础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还很少，视觉也不开阔，加上有关泰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也比较少，致使在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计划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对两部在中泰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展开全面系统分析研究，对作品的主题，形象进入深入剖析。但要想更广泛、深入、全方位的对中泰文学进行比较分析，还有待进一步进行探究。

通过本文的比较研究，旨在使读者了解在同一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出现的作家作品中必然趋势的文学艺术特色，为促进中泰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发展作一尝试，为中泰两国促进文化交流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 第一章《家》与《向前看》的类似

### 第一节 巴金、西巫拉帕的生活及创作道路

#### 一、巴金——走出中国封建家庭的民主战士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虽然身为第三代“少爷”，却喜欢与下人在一起。他亲眼目睹了弱小和贫困受压迫的人们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他从家中仆人那里获得不同于封建家教的言传身教，因此对这些下层阶级生活的人们产生深切的同情。他对封建制度富于叛逆精神，为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及牺牲的遭遇及“下人”们极为悲惨的命运而感到深切的激愤。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段期间，由各种不同的倾向会聚而成的批判旧世界、改造旧世界的时代思潮，敲击着他的心灵，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在迷惑中开始觉醒。他热切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积极投身反封建、反军阀的社会活动中。1920年，巴金的祖父因病去世，家族中遗产的争夺战便由此引发。巴金从自己家族中发生的这些事中看透了人性的复杂和善恶，他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大家族必将崩溃的结局。同年，巴金和三哥一道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这成了他在新思潮鼓舞下迈出的第一步。1923年，他终于从封建家庭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期间，巴金结识了更多的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并翻译了一些阐述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但他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中，局限于无政府主义的书本上探索革命，因而并未能投身到工农革命运动中去，因此，他只能对解放的路继续探索。

1927年，巴金初赴法国，在外面更开阔的世界里，他接触到更多不同的社会思潮，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活。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消息传到法国，第一次中国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使他感到震惊和

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这段时间，他写了一些短文，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爱憎。为了向大哥表明自己不能走他所期望的“扬名显亲”、“兴家立业”的道路，使大哥更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所选择的道路，巴金完成了第一部轰动文坛的小说——《灭亡》。《灭亡》的诞生，成为了巴金进入文坛的奠基之作，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开了一个端绪，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性格和思想活动，成为巴金抗前期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1931年，巴金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文学创作上，正式献身文学创作。此时的巴金已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以自己生活过近二十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把多年来积蓄已久的对于不合理的制度的愤怒在《家》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成了他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展。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一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巴金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中。他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又写了以表达前仆后继坚持抗战的人民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莫娜·丽莎》和书信《给山川均先生》、《给日本友人》等。这些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闪耀着英勇战斗的色彩，尽现了巴金对侵略者的激愤之情。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这段期间，创作转向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其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

巴金一生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热爱人民，在作品中，他抨击黑暗，追求光明，描绘光明与黑暗展开搏斗的中国社会。他说过<sup>[1]</sup>“现实像一根无形的鞭子，在后面鞭策我，使我拿起笔来。”他是揭示黑暗的使者，是后代青年的榜样。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爱和憎的主观的激情，表达对旧制度的强烈的憎恨和反抗与变革的热情，赞颂充满激情的青春，抒发对新一代青年的热爱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民主战士。

---

[1] 巴金，巴金论创作，[Z]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版。

## 二、西巫拉帕——泰国人民的民主战士

西巫拉帕是泰国最负盛名的现代作家、翻译家、新闻工作者。他出生于曼谷一个中等职员家庭。因父亲得了病后离开了工作，他母亲只好自己出来做点儿生意养活全家。母亲本想让儿女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没办法，一个人能力有限，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最后她只好违反自己心愿，决定只培养儿子（西巫拉帕）一个人，让他姐姐也出来工作补贴家用。他母亲希望西巫拉帕能成为家庭的支柱，将来作姐姐的依靠。西巫拉帕的父亲曾为洋人工作，所以在空闲时常教他英语，这便成为他接触并翻译外国名著的基础，无形中也成为他接触西方新思想的一个开端。六岁时，其父病逝，家境日趋艰辛，生活贫困让西巫拉帕结识了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深有感受，并深深地同情这些劳苦大众。西巫拉帕进过军校 2 年，后来母亲因心疼孩子在军校中吃太多苦，便让西巫拉帕辗转到了越贴西林学校读中学。在这里，西巫拉帕认识了许多富家子弟和来自农村的贫困生，并看到了因封建等级观念而产生的许多不公平待遇，他为这些不公平现象感到愤慨，对封建权贵表现出憎恶之情，对封建社会中的黑暗现象感到极其不满，对处于下层阶级的人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

西巫拉帕非常喜欢看书，从各种各样的书中他得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知识、新思想。也因如此，他开始喜欢写作，从作品中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用笔写出了他所看到的黑暗现实，也倾泄了他不平的心声。1924 年，西巫拉帕正式开始创作活动，他的处女作《情刃戮心》大约在 1924 年出版。1929 年，西巫拉帕聚集了越贴西林母校一些爱好写作的同学和校友，办起了《雅士》杂志，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一个文艺团体——“雅士社”。这段期间，西巫拉帕从文学中他立志要当一名作家，从在学校里写新闻，到诗歌、短文、小说、剧本到翻译，他都有过创作。

在越贴西林学校读完中学后，他即投身于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后又入曼谷法政大学深造，获得了法学士学位。中学毕业后，他担任过多种报刊主笔、总编辑，并任过泰国报业协会主席。但是，在职场中，他曾遭遇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例如，他在一家报馆中工作两年后，因为他是非公职军人，待遇竟不

能再提高，而且上头那些所谓的“公职”人员竟用无理卑鄙的手段扣除他们这些非“公职”人员辛苦劳动所应得的血汗钱；在陆军测会厅考翻译时明明得了第一，却因对手是权贵子弟而被逼退出；在另一家报社中当编辑时看见门卫骑自行车进大门必须遵守“规定”下车行走，而军人却可大摇大摆地骑车进门……这一切，使他心中充满了不平，他愤然辞职，并在以前老师的鼓励下，1929年创办《君子》杂志，团结培养了一批作家。就像他所说的：“写作是一种光荣，也是一份职业。”

1932年政变后，他成了《民族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办过《人民之友》和《君子日报》两种报纸，在报刊中，他敢于揭露和抨击压迫者和剥削者。二战后他发起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1936年远涉日本考察报业；1943年任报业公会主席；1947年自费到澳大利亚留学，这期间，他曾与一些进步朋友一起反对当地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1965年又率团参加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国际会议。

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泰国期间，他愤然而起，积极投身于反日反帝国主义活动。后来因撰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和抨击当时国内的军人独裁统治而被捕入狱；1952年又因积极参加要求取消限制议论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和从事维护和平的进步活动而再度入狱。在第二次被捕后，他在狱中写成了《向前看》的第一部；第二部则在访问中国的前夕完成。《向前看》是西巫拉帕的代表作，小说再现了1932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前后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成功地塑造了为追求真理而觉醒的青年一代的形象。《向前看》是泰国现代文学中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对泰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巫拉帕是个多产的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降服》、《人类的恶魔》、《男子汉》、《色情世界》（以上均于1928年出版），《向往》（1929）、《惹祸》、《宫女之毒》、《精神威力》、《爱与仇》（以上均1930年出版）、《生活的战争》（1932年）、《罪孽》（1934年）、《一幅画的后面》、《生活的森林》（1937年）、《生活所需要的东西》（1939年）、《后会有期》（1950年）、《向前看》（上集1955年、下集1957年出版）等。

西巫拉帕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在这些短篇中也提出了严肃的社会问题，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塑造了许多有觉悟、为真理而斗争的青年典型。1949-1951年间写的《那种人》、《回音》、《从邯郸来的慈善家》、《离群的羊》、《劳驾，劳驾》等，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除创作小说外，西巫拉帕还翻译了不少进步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等，同时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报告文学和散文，他是泰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在文艺创作道路上，西巫拉帕走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旅程。他前期作品充满了反封建的精神，后期作品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他自己曾说：“作家的职责就是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之符合人民的要求，才能够写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作品。”正因为他的坦荡的人生观、积极的进取精神及其为国家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最终成了泰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杰出的代表，更被泰国人民誉为“人民的战士”“泰国文化战线的一员主将”。

## 第二节 《家》与《向前看》的反封建主题

### 一、《家》的主题

在《家》中，巴金以自己生活过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围绕着反封建斗争的主题，通过以觉慧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与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腐朽旧势力的激烈斗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控诉和揭示了封建大家族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以及吃人本质，并且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作品中的高老太爷便是所有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尽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已经在辛亥革命中瓦解，但传统的封建文化道德思想却仍在蔓延。他是<sup>[1]</sup>“全家所崇拜、敬畏的人，常常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

---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58页

他反对孙子辈进学堂、读新书；禁止他们赴集会、办报刊。他让觉慧看的书，也是要用<sup>[1]</sup> “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和“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封建训条把晚辈的思想禁锢起来，以此来剥夺青年一代追求自由的权利。他可以随心所欲，随意摆弄子孙们的命运，年轻一代就在这样黑暗的囚笼中挣扎、受罪甚至绝望地死去。他在谈笑间，就随口把仅十六岁的鸣凤许给风烛残年的孔教会头子冯乐山做“小老婆”，断送了她的一生。鸣凤投河自尽后，他又把婉儿推进痛苦的深渊。在他的生命中，维护大家庭的秩序、兴盛是他意志的全部。也因为如此，临终前，<sup>[2]</sup> “他隐隐约约地看见他的儿子们怎样地饮酒作乐，说些嘲笑和抱怨他的话。他又看见他的孙儿们骄傲地走在一条新的路上……他从没有感觉到像现在这样的失望和孤独……全完了，全完了！”他意识到这个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没落，却又垂死挣扎，企图用慈祥、温和、自我忏悔将已走上新路的觉慧等拉回到老路上来。

当然，他的挣扎是始终挽回不了高家必然崩溃的命运。作品通过塑造高老太爷这样一位腐朽反动的封建思想人物，表现出了封建制度以及旧礼教、旧思想、旧道德必然灭亡的趋势。

《家》还描写了几个不幸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社会地位不同，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封建思想的迫害下却遭遇到了相同的悲剧。通过对这三个女子的悲惨遭遇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黑暗。

在《家》中，最鲜明的就是觉慧那种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形象，他是旧封建家庭中背叛者，也是新一代觉醒青年的代表。<sup>[3]</sup> “……我们这个大家庭，还不曾到五世同堂，不过四代人，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明明是一家人，然而

---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81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312页

[3]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14页

没有一天不在明争暗斗。其实不过争点家产！……”<sup>[1]</sup> “寂寞啊！我们底家庭好像一个沙漠，又像一个‘狭的笼’。”“房里永远是这样单调，窗外永远是这样阴暗。”从文中这些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逐渐看清了封建家庭的黑暗、腐朽及罪恶，“五四”运动的新思潮给予了他超前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新思想。也因为如此，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热心办新青年报刊，宣传进步思想。在公馆中，他富有正义感，同情下层受压迫的人，敢于对抗封建旧礼俗；在婚姻问题上，他冲破了封建等级观念，与丫头鸣凤相爱，并支持与帮助觉民抗拒包办婚姻；对于长辈们装神弄鬼的封建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讽刺与反抗。

<sup>[2]</sup> “他一个人常常在房里顿肢。他有时候连书也不想看，直伸伸地躺在床上，睁开眼睛望着帐顶出神。‘家，这就是所谓甜蜜的家！’觉慧常常气愤地嚷着。”

<sup>[3]</sup> “‘家，什么家！不过是一个‘狭的笼’！‘觉慧依旧在屋子里踱着。‘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看他们把我怎样！’他说着，就往外走。”到了最后，他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个封建大家庭。

然而，在写他与鸣凤相爱时，他却经常处于矛盾中，下不了决心。<sup>[4]</sup>

“他又怀着希望地发出一个疑问：‘假使她处在琴姐那样的环境呢？’‘那当然不成问题！’他自己决断地回答道。”<sup>[5]</sup> “‘鸣凤，真苦了你了。在你这样的年纪应该进学堂读书。像你这样聪明，一定比琴小姐读得好。……要是你生在有钱人家，或者就处在琴小姐的地位，那多好！’觉慧的声音里充满了遗憾。”这些言语描写了觉慧的矛盾与痛苦，可以看出觉慧身上仍存在着明显的幼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他虽然恨高老太爷，认为在家中他与祖父“像两个敌人”，但在高老太爷临终前，他又曾有过“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的想法。这种幼稚的塑造表现了觉

---

[1]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81页

[2]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65页

[3]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66页

[4]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13页

[5]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74页



慧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却也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正因为这样才更真实地反映出了“五四”时期中国觉醒了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在作品中，作者以极大的激情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以及他们与罪恶的封建家庭的决裂。

## 二、《向前看》的主题：

作品通过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詹铎一家的遭遇和他自己在曼谷贵族学校泰威特·兰沙律书院学习的经历，再现了1932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前后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揭露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合理和黑暗，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热情投身民主运动的精神。

在《向前看》中，西巫拉帕以詹铎的生活遭遇和经历，间接地把封建统治者的丑陋嘴脸一一撕破。在詹铎的家乡，詹铎的父亲在权贵势力的迫害下出了家，母亲生病时因没有医生而请了装神弄鬼的“鬼医”治病，导致病入膏肓而死。最后在佛寺老师父的帮助下，詹铎来到了叻察他尼公馆，并有了求学的机会。在进叻察他尼公馆前，佛寺的老父便叮嘱詹铎<sup>[1]</sup>“心须记住，自己是乌鸦，一定要安分守己”，“处小慎言，谦恭承旨”，这两句话把封建奴隶制度“天尊奴卑”的黑暗暴露无遗。叻察他尼公馆是一个封建统治家族的典型。进了公馆以后，詹铎就发现在曼谷这个“天堂”与自己的家乡有着天壤之别。在这个“天堂”里，食物、用品虽然应有尽有，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公馆里，贵人们吃的食物都是山珍海味，而他却经常感到饥饿。尽管詹铎处处容忍与安分守己，仍逃避不了在公馆中“划分等级、彼此暗斗”的现象，<sup>[2]</sup>“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奴仆，可是有些奴仆却要欺压自己的同类，而且比主人更甚”残暴的封建阶级观念，竟使身受封建阶级思想毒害的奴仆们，用了权贵们残害他们的同样方法，耍起了“老爷态度”，用所谓的“优良风尚”装腔作势地欺侮“下一级”奴仆。当詹铎生病时，因厨娘与拉迈小姐“狗仗人势”的奴才相而不敢去讨要稀粥和药，面临着生命危险。当柿娘百般努力为詹铎请来医生后，同样身为奴仆的拉迈小姐却大为不满，理由是属于主人的专用医生竟能帮

---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12页

[2]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60页

一个下贱的奴仆治病，<sup>[1]</sup> “‘王宫’”的‘优良风尚’遭到了破坏”。就在接触黑暗的奴仆生活中，詹铎得到了结论：为了生活而依靠自己力量辛勤劳动的人，尽管他们的品质是诚实的，却仍要受鄙视和歧视，被视为下等人。贵族就是富裕、幸福、有官爵、有地位、出入扈从簇拥、不用劳动而过着优裕生活的人物。若得到国王的宠幸，他的身份便会更有光彩，他的子孙不必劳动便有了依靠。国王和贵族都能把普通人变成贵族，使他们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一部分人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现象，把君主专制的黑暗封建制度彻底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文中亦提到詹铎在泰威特·兰沙律书院的一些情况：如“爵爷”校长在训育课上一谈到学校的荣誉及其贵族特性时，便将“百姓”与“贵族”，“下流”与“上流”做起比较；在对待贵族学生与平民学生表现出不公平态度，甚至在批评阿诚“小便”事件中，把阿诚骂成“坏透了的老百姓”。当亚匹曼·叻察他尼爵打算让孩子去外国留学时，他自私地控制了詹铎的前途，没有给他任何选择的机会，然而还摆出一副“恩典”的模样。从这些不公平现象中，更能看出在貌似美好的原则掩盖下，存在着诡诈、虚伪、不道德、人与人之间互相欺凌压迫等丑恶的封建社会现象，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黑暗。

小说中还提及了詹铎所深爱过的“芭琅”，一位天真美丽的乡下姑娘，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也在拉迈小姐的教诲中，她变成了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把“女人靠的是丈夫，好坏就看年轻时”奉为金科玉律。她害怕贫困，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争取改变，只一味的希望依靠某个达官贵人来改变她的生活。她放弃了贫苦出生的詹铎的真爱，成为王府瓦查拉少爷的情人，最后被瓦查拉少爷抛弃后还竭力维护这种不公道的行为，心甘情愿地过着浪荡无定的情人生活。“芭琅”的遭遇说明了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再一次把封建制度的残酷呈现在读者面前。

然而，封建制度的灭亡与封建家庭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变发生以后，亚匹曼夫人开始看到家庭和子孙后代的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令人忧

---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64页

## 引言

本文将对中泰两国两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比较。作为一个比较文学的初试者，立足于两国文学的边缘上注视着两部文学作品之间在语言、思想和感情等方面的彼此渗透，深感任重道远。

然而，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中外及各国文学，也无无论是何种体裁的作品，都必然存在着众多的联系而又非常相似的情况。本文提及的两位文学巨匠——巴金和西巫拉帕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新一代青年作家代表，更是中泰两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进步作家。在民主斗争中，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鲜明的爱与恨，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与黑暗，有力地控诉和抨击面临崩溃的封建旧制度，把社会的真实面貌完整地显现出来，他们英勇无畏地与旧势力对抗的精神，对新一代青年起着激励与鼓舞的作用。

本文将运用平行研究方法，初步探索两位作家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类似的闪光点与不同的独特之处。但中泰文学的比较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泰国，都处于基础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还很少，视觉也不开阔，加上有关泰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也比较少，致使在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计划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对两部在中泰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展开全面系统分析研究，对作品的主题，形象进入深入剖析。但要想更广泛、深入、全方位的对中泰文学进行比较分析，还有待进一步进行探究。

通过本文的比较研究，旨在使读者了解在同一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出现的作家作品中必然趋势的文学艺术特色，为促进中泰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发展作一尝试，为中泰两国促进文化交流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 第一章《家》与《向前看》的类似

### 第一节 巴金、西巫拉帕的生活及创作道路

#### 一、巴金——走出中国封建家庭的民主战士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虽然身为第三代“少爷”，却喜欢与下人在一起。他亲眼目睹了弱小和贫困受压迫的人们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他从家中仆人那里获得不同于封建家教的言传身教，因此对这些下层阶级生活的人们产生深切的同情。他对封建制度富于叛逆精神，为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及牺牲的遭遇及“下人”们极为悲惨的命运而感到深切的激愤。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段期间，由各种不同的倾向会聚而成的批判旧世界、改造旧世界的时代思潮，敲击着他的心灵，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在迷惑中开始觉醒。他热切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积极投身反封建、反军阀的社会活动中。1920年，巴金的祖父因病去世，家族中遗产的争夺战便由此引发。巴金从自己家族中发生的这些事中看透了人性的复杂和善恶，他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大家族必将崩溃的结局。同年，巴金和三哥一道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这成了他在新思潮鼓舞下迈出的第一步。1923年，他终于从封建家庭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期间，巴金结识了更多的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并翻译了一些阐述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但他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中，局限于无政府主义的书本上探索革命，因而并未能投身到工农革命运动中去，因此，他只能对解放的路继续探索。

1927年，巴金初赴法国，在外面更开阔的世界里，他接触到更多不同的社会思潮，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活。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消息传到法国，第一次中国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使他感到震惊和

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这段时间，他写了一些短文，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爱憎。为了向大哥表明自己不能走他所期望的“扬名显亲”、“兴家立业”的道路，使大哥更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所选择的道路，巴金完成了第一部轰动文坛的小说——《灭亡》。《灭亡》的诞生，成为了巴金进入文坛的奠基之作，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开了一个端绪，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性格和思想活动，成为巴金抗前期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1931年，巴金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文学创作上，正式献身文学创作。此时的巴金已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以自己生活过近二十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把多年来积蓄已久的对于不合理的制度的愤怒在《家》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成了他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展。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一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巴金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中。他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又写了以表达前仆后继坚持抗战的人民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莫娜·丽莎》和书信《给山川均先生》、《给日本友人》等。这些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闪耀着英勇战斗的色彩，尽显了巴金对侵略者的激愤之情。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这段期间，创作转向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其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

巴金一生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热爱人民，在作品中，他抨击黑暗，追求光明，描绘光明与黑暗展开搏斗的中国社会。他说过<sup>[1]</sup>“现实像一根无形的鞭子，在后面鞭策我，使我拿起笔来。”他是揭示黑暗的使者，是后代青年的榜样。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爱和憎的主观的激情，表达对旧制度的强烈的憎恨和反抗与变革的热情，赞颂充满激情的青春，抒发对新一代青年的热爱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民主战士。

---

[1] 巴金，巴金论创作，[Z]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版。

## 二、西巫拉帕——泰国人民的民主战士

西巫拉帕是泰国最负盛名的现代作家、翻译家、新闻工作者。他出生于曼谷一个中等职员家庭。因父亲得了病后离开了工作，他母亲只好自己出来做点儿生意养活全家。母亲本想让儿女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没办法，一个人能力有限，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最后她只好违反自己心愿，决定只培养儿子（西巫拉帕）一个人，让他姐姐也出来工作补贴家用。他母亲希望西巫拉帕能成为家庭的支柱，将来作姐姐的依靠。西巫拉帕的父亲曾为洋人工作，所以在空闲时常教他英语，这便成为他接触并翻译外国名著的基础，无形中也成为他接触西方新思想的一个开端。六岁时，其父病逝，家境日趋艰辛，生活贫困让西巫拉帕结识了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深有感受，并深深地同情这些劳苦大众。西巫拉帕进过军校 2 年，后来母亲因心疼孩子在军校中吃太多苦，便让西巫拉帕辗转到了越贴西林学校读中学。在这里，西巫拉帕认识了许多富家子弟和来自农村的贫困生，并看到了因封建等级观念而产生的许多不公平待遇，他为这些不公平现象感到愤慨，对封建权贵表现出憎恶之情，对封建社会中的黑暗现象感到极其不满，对处于下层阶级的人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

西巫拉帕非常喜欢看书，从各种各样的书中他得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知识、新思想。也因如此，他开始喜欢写作，从作品中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用笔写出了他所看到的黑暗现实，也倾泄了他不平的心声。1924 年，西巫拉帕正式开始创作活动，他的处女作《情刃戮心》大约在 1924 年出版。1929 年，西巫拉帕聚集了越贴西林母校一些爱好写作的同学和校友，办起了《雅士》杂志，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一个文艺团体——“雅士社”。这段期间，西巫拉帕从文学中他立志要当一名作家，从在学校里写新闻，到诗歌、短文、小说、剧本到翻译，他都有过创作。

在越贴西林学校读完中学后，他即投身于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后又入曼谷法政大学深造，获得了法学士学位。中学毕业后，他担任过多种报刊主笔、总编辑，并任过泰国报业协会主席。但是，在职场中，他曾遭遇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例如，他在一家报馆中工作两年后，因为他是非公职军人，待遇竟不

能再提高，而且上头那些所谓的“公职”人员竟用无理卑鄙的手段扣除他们这些非“公职”人员辛苦劳动所应得的血汗钱；在陆军测会厅考翻译时明明得了第一，却因对手是权贵子弟而被逼退出；在另一家报社中当编辑时看见门卫骑自行车进大门必须遵守“规定”下车行走，而军人却可大摇大摆地骑车进门……这一切，使他心中充满了不平，他愤然辞职，并在以前老师的鼓励下，1929年创办《君子》杂志，团结培养了一批作家。就像他所说的：“写作是一种光荣，也是一份职业。”

1932年政变后，他成了《民族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办过《人民之友》和《君子日报》两种报纸，在报刊中，他敢于揭露和抨击压迫者和剥削者。二战后他发起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1936年远涉日本考察报业；1943年任报业公会主席；1947年自费到澳大利亚留学，这期间，他曾与一些进步朋友一起反对当地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1965年又率团参加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国际会议。

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泰国期间，他愤然而起，积极投身于反日反帝国主义活动。后来因撰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和抨击当时国内的军人独裁统治而被捕入狱；1952年又因积极参加要求取消限制议论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和从事维护和平的进步活动而再度入狱。在第二次被捕后，他在狱中写成了《向前看》的第一部；第二部则在访问中国的前夕完成。《向前看》是西巫拉帕的代表作，小说再现了1932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前后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成功地塑造了为追求真理而觉醒的青年一代的形象。《向前看》是泰国现代文学中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对泰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巫拉帕是个多产的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降服》、《人类的恶魔》、《男子汉》、《色情世界》（以上均于1928年出版），《向往》（1929）、《惹祸》、《宫女之毒》、《精神威力》、《爱与仇》（以上均1930年出版）、《生活的战争》（1932年）、《罪孽》（1934年）、《一幅画的后面》、《生活的森林》（1937年）、《生活所需要的东西》（1939年）、《后会有期》（1950年）、《向前看》（上集1955年、下集1957年出版）等。

西巫拉帕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在这些短篇中也提出了严肃的社会问题，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塑造了许多有觉悟、为真理而斗争的青年典型。1949-1951年间写的《那种人》、《回音》、《从邯郸来的慈善家》、《离群的羊》、《劳驾，劳驾》等，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除创作小说外，西巫拉帕还翻译了不少进步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等，同时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报告文学和散文，他是泰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在文艺创作道路上，西巫拉帕走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旅程。他前期作品充满了反封建的精神，后期作品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他自己曾说：“作家的职责就是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之符合人民的要求，才能够写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作品。”正因为他的坦荡的人生观、积极的进取精神及其为国家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最终成了泰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杰出的代表，更被泰国人民誉为“人民的战士”“泰国文化战线的一员主将”。

## 第二节 《家》与《向前看》的反封建主题

### 一、《家》的主题

在《家》中，巴金以自己生活过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围绕着反封建斗争的主题，通过以觉慧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与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腐朽旧势力的激烈斗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控诉和揭示了封建大家族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以及吃人本质，并且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作品中的高老太爷便是所有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尽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已经在辛亥革命中瓦解，但传统的封建文化道德思想却仍在蔓延。他是<sup>[1]</sup>“全家所崇拜、敬畏的人，常常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

---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58页



他反对孙子辈进学堂、读新书；禁止他们赴集会、办报刊。他让觉慧看的书，也是要用<sup>[1]</sup> “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和“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封建训条把晚辈的思想禁锢起来，以此来剥夺青年一代追求自由的权利。他可以随心所欲，随意摆弄子孙们的命运，年轻一代就在这样黑暗的囚笼中挣扎、受罪甚至绝望地死去。他在谈笑间，就随口把仅十六岁的鸣凤许给风烛残年的孔教会头子冯乐山做“小老婆”，断送了她的一生。鸣凤投河自尽后，他又把婉儿推进痛苦的深渊。在他的生命中，维护大家庭的秩序、兴盛是他意志的全部。也因为如此，临终前，<sup>[2]</sup> “他隐隐约约地看见他的儿子们怎样地饮酒作乐，说些嘲笑和抱怨他的话。他又看见他的孙儿们骄傲地走在一条新的路上……他从没有感觉到像现在这样的失望和孤独……全完了，全完了！”他意识到这个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没落，却又垂死挣扎，企图用慈祥、温和、自我忏悔将已走上新路的觉慧等拉回到老路上来。

当然，他的挣扎是始终挽回不了高家必然崩溃的命运。作品通过塑造高老太爷这样一位腐朽反动的封建思想人物，表现出了封建制度以及旧礼教、旧思想、旧道德必然灭亡的趋势。

《家》还描写了几个不幸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社会地位不同，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封建思想的迫害下却遭遇到了相同的悲剧。通过对这三个女子的悲惨遭遇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黑暗。

在《家》中，最鲜明的就是觉慧那种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形象，他是旧封建家庭中背叛者，也是新一代觉醒青年的代表。<sup>[3]</sup> “……我们这个大家庭，还不曾到五世同堂，不过四代人，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明明是一家人，然而

---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81页

[2]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312页

[3]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14页

没有一天不在明争暗斗。其实不过争点家产！……”<sup>[1]</sup> “寂寞啊！我们底家庭好像一个沙漠，又像一个‘狭的笼’。”“房里永远是这样单调，窗外永远是这样阴暗。”从文中这些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逐渐看清了封建家庭的黑暗、腐朽及罪恶，“五四”运动的新思潮给予了他超前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新思想。也因为如此，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热心办新青年报刊，宣传进步思想。在公馆中，他富有正义感，同情下层受压迫的人，敢于对抗封建旧礼俗；在婚姻问题上，他冲破了封建等级观念，与丫头鸣凤相爱，并支持与帮助觉民抗拒包办婚姻；对于长辈们装神弄鬼的封建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讽刺与反抗。

<sup>[2]</sup> “他一个人常常在房里顿肢。他有时候连书也不想看，直伸伸地躺在床上，睁开眼睛望着帐顶出神。‘家，这就是所谓甜蜜的家！’觉慧常常气愤地嚷着。”

<sup>[3]</sup> “‘家，什么家！不过是一个‘狭的笼’！‘觉慧依旧在屋子里踱着。‘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看他们把我怎样！’他说着，就往外走。”到了最后，他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个封建大家庭。

然而，在写他与鸣凤相爱时，他却经常处于矛盾中，下不了决心。<sup>[4]</sup>

“他又怀着希望地发出一个疑问：‘假使她处在琴姐那样的环境呢？’‘那当然不成问题！’他自己决断地回答道。”<sup>[5]</sup> “‘鸣凤，真苦了你了。在你这样的年纪应该进学堂读书。像你这样聪明，一定比琴小姐读得好。……要是你生在有钱人家，或者就处在琴小姐的地位，那多好！’觉慧的声音里充满了遗憾。”这些言语描写了觉慧的矛盾与痛苦，可以看出觉慧身上仍存在着明显的幼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他虽然恨高老太爷，认为在家中他与祖父“像两个敌人”，但在高老太爷临终前，他又曾有过“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的想法。这种幼稚的塑造表现了觉

---

[1]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81页

[2]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65页

[3]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66页

[4]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13页

[5]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74页

慧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却也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正因为这样才更真实地反映出了“五四”时期中国觉醒了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在作品中，作者以极大的激情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以及他们与罪恶的封建家庭的决裂。

## 二、《向前看》的主题：

作品通过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詹陀一家的遭遇和他自己在曼谷贵族学校泰威特·兰沙律书院学习的经历，再现了1932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前后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揭露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合理和黑暗，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热情投身民主运动的精神。

在《向前看》中，西巫拉帕以詹陀的生活遭遇和经历，间接地把封建统治者的丑陋嘴脸一一撕破。在詹陀的家乡，詹陀的父亲在权贵势力的迫害下出了家，母亲生病时因没有医生而请了装神弄鬼的“鬼医”治病，导致病入膏肓而死。最后在佛寺老师父的帮助下，詹陀来到了叻察他尼公馆，并有了求学的机会。在进叻察他尼公馆前，佛寺的老父便叮嘱詹陀<sup>[1]</sup>“心须记住，自己是乌鸦，一定要安分守己”，“处小慎言，谦恭承旨”，这两句话把封建奴隶制度“天尊奴卑”的黑暗暴露无遗。叻察他尼公馆是一个封建统治家族的典型。进了公馆以后，詹陀就发现在曼谷这个“天堂”与自己的家乡有着天壤之别。在这个“天堂”里，食物、用品虽然应有尽有，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公馆里，贵人们吃的食物都是山珍海味，而他却经常感到饥饿。尽管詹陀处处容忍与安分守己，仍逃避不了在公馆中“划分等级、彼此暗斗”的现象，<sup>[2]</sup>“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奴仆，可是有些奴仆却要欺压自己的同类，而且比主人更甚”残暴的封建阶级观念，竟使身受封建阶级思想毒害的奴仆们，用了权贵们残害他们的同样方法，耍起了“老爷态度”，用所谓的“优良风尚”装腔作势地欺侮“下一级”奴仆。当詹陀生病时，因厨娘与拉迈小姐“狗仗人势”的奴才相而不敢去讨要稀粥和药，面临着生命危险。当柿娘百般努力为詹陀请来医生后，同样身为奴仆的拉迈小姐却大为不满，理由是属于主人的专用医生竟能帮

---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12页

[2]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60页

一个下贱的奴仆治病，<sup>[1]</sup> “‘王宫’”的‘优良风尚’遭到了破坏”。就在接触黑暗的奴仆生活中，詹铎得到了结论：为了生活而依靠自己力量辛勤劳动的人，尽管他们的品质是诚实的，却仍要受鄙视和歧视，被视为下等人。贵族就是富裕、幸福、有官爵、有地位、出入扈从簇拥、不用劳动而过着优裕生活的人物。若得到国王的宠幸，他的身份便会更有光彩，他的子孙不必劳动便有了依靠。国王和贵族都能把普通人变成贵族，使他们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一部分人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现象，把君主专制的黑暗封建制度彻底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文中亦提到詹铎在泰威特·兰沙律书院的一些情况：如“爵爷”校长在训育课上一谈到学校的荣誉及其贵族特性时，便将“百姓”与“贵族”，“下流”与“上流”做起比较；在对待贵族学生与平民学生表现出不公平态度，甚至在批评阿诚“小便”事件中，把阿诚骂成“坏透了的老百姓”。当亚匹曼·叻察他尼爵打算让孩子去外国留学时，他自私地控制了詹铎的前途，没有给他任何选择的机会，然而还摆出一副“恩典”的模样。从这些不公平现象中，更能看出在貌似美好的原则掩盖下，存在着诡诈、虚伪、不道德、人与人之间互相欺凌压迫等丑恶的封建社会现象，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黑暗。

小说中还提及了詹铎所深爱过的“芭琅”，一位天真美丽的乡下姑娘，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也在拉迈小姐的教诲中，她变成了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把“女人靠的是丈夫，好坏就看年轻时”奉为金科玉律。她害怕贫困，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争取改变，只一味的希望依靠某个达官贵人来改变她的生活。她放弃了贫苦出生的詹铎的真爱，成为王府瓦查拉少爷的情人，最后被瓦查拉少爷抛弃后还竭力维护这种不公道的行为，心甘情愿地过着浪荡无定的情人生活。“芭琅”的遭遇说明了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再一次把封建制度的残酷呈现在读者面前。

然而，封建制度的灭亡与封建家庭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变发生以后，亚匹曼夫人开始看到家庭和子孙后代的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令人忧

---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64页

虑的问题，以至茫然不知所措；大公子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浪荡子弟，全不顾及家庭的需要；二小姐瓦查莉只一心一意地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却没有任何谋生本领；身为“上层奴仆”的拉迈小姐也无法再随随便便地用权力来处罚所谓的“下层奴仆”。从这些可以看出，权贵们的“权利”已经在走向下坡。政局的动荡迫使詹铎、尼塔、阿诚等有识青年认真思考问题、探索真理，并为真理而斗争，贫困乡村走出来的詹铎，从经历了“大厦”的繁华到感受王府凄凉寂寞的气氛中渐渐领悟，立志从法律学校毕业后当检察官，维护正义，做一些有益于乡亲的事情；热爱真理、正义和对一切非正义的事情无比憎恨的尼塔，立志当一名公正的法官以维护社会正义；诚实善良的阿诚则下决心当一名作家，成为民主新制度的一分力量。他们关心普通老百姓，对民主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信念，并热切地为新制度做出贡献，成功地塑造了为追求真理而觉醒了的青年一代的形象。

两部作品均通过叙事的方法对封建家庭及作品中的人物遭遇进行描写，详细地写实，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从而深刻地揭露出了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合理和黑暗，同时都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他们的反抗精神。

### 第三节 《家》与《向前看》文学意义

《家》与《向前看》虽然来自两个不同语言的国家，但它们都是诞生于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家》表现出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和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描绘出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历程。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向前看》则形象地再现了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二年间泰国“六、二四”资产阶级政变及日本占领泰国这两大历史事件，描绘出青年学生觉醒投身于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历程，对泰国进步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两部作品都用了叙事的方法，把两国历史重要的一页在作品中重演，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

批判精神，教育和激励了无数青年勇敢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中泰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也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

巴金先生曾提及，想通过一个家庭“特殊的历史”写出“一般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就如我们所知，《家》是巴金根据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封建大家庭作为素材的，家对他来说不仅仅只是意味着一个生活的世界，而是一个在逐渐腐烂变质的封建大家庭的残骸，是整个封建时代家族生活的缩影。家作为社会的基本群体，其地位及影响对社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在巴金的《家》里，家更成为了“五四”期间的一种时代文化，一种时代社会象征。

文章开头描写道<sup>[1]</sup>“风在空中怒吼，声音凄厉，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好像在警告他们：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地”文章开头的这一段气候描写，把作品特殊的社会背景巧妙地描写了出来。风雪是封建旧势力的代表，它们无情地玩弄着行人，肆无忌惮地占领了每个角落。这就是五四运动产生的社会环境的缩影。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北洋军阀时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下，以及外国帝国主义掠夺和军阀压迫下的社会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地前行，内患外忧的社会动荡不安。然而，也因为如此，新思潮带来的新社会力量也在黑暗中悄然萌芽。新生力量以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以科学思想反对封建迷信思想，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

在《家》的军阀统治区中，在动荡黑暗的旧社会里，当局专横无理，旧军队并没有给社会带来片刻的安宁，却亲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麻烦扰乱中国老百姓的平静的家庭生活。军阀们到地方看戏都是不给钱的，不然就动手打人家，后来则用暴力去镇压学生的罢课与抗议行为。面对学生的“请愿”，当局只用

---

[1] 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1页

了一句“督军自有解决的办法”敷衍了事，而实际上“督军”却正忙着为母亲做寿。后来军阀混战，百姓便遭了殃，混战中的城市和公馆混乱不安，交通阻塞、人心惶惶。从觉民说的“但愿败兵不要像前次那样四处放火就好了”与觉慧记忆中有一段三年前的图画<sup>[1]</sup>“一颗枪弹落在街心，在古板碰了一下，飞起来，钻进了那个站在石缸旁边的仆人的身体，他用手按着伤口，尖锐地叫了一声，便倒在地上，身子搐动了一下，就死了，地上剩了一摊血”可以看出军阀统治区的混乱与不安，人民的生命和生活都没有保障。夜晚的枪声、瓦落声、凄惨的唤人声、呼叫声、喊杀声不断地折磨着恐惶中的人们，每个人都在恐怖与期望中艰难地等待着。停战后，尽管败兵们“现出很狼狈的样子”，却“还没有失掉平时的骄傲，他们还是一样地横眉毛竖眼睛在街上找人寻事”，再一次把军统区的腐败与动荡显现出来。这正是五四期间整个社会与政治的真实写照，详细真实的描写，把五四期间的黑暗景象在读者眼中重现。

鸦片战争前，要求人权和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介于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思想不能引发成为社会思潮。直到帝国主义轰塌了封建清王朝闭关自守的门户，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便暴露出来。革旧制、兴变法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封建专制政治的反动腐朽，革旧自新的运动总是无法彻底。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最终都触动封建制度或封建复辟而失败。而“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觉慧是受“五四”思想冲击的新生的、民主力量的代表，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当他听到士兵打学生时，<sup>[2]</sup>他“不由自主地掉转身，回头跟着张惠如走。他浑身发热，咬着嘴唇皮，等候张惠如讲话。”<sup>[3]</sup>“他用手按住胸膛，他觉得怒火直往上冒，他的胸膛好像快要炸裂似的。”<sup>[4]</sup>“他没法压下他的愤怒。他只想大声叫一阵，他觉得自己快要憋

---

[1]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161页

[2]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50页

[3]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51页

[4] 巴金，家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54页

得透不过气来了。”由此可看出他对军阀的不民主统治的愤怒，及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性，并不顾一切的投入运动。他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毫不顾忌、毫不害怕、毫不妥协。他反对封建家长压制青年，公开支持觉民对抗包办婚姻；反对觉新的作揖主义，鄙视克安、克定荒淫无耻的生活，追求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同情下层人，最后他毅然走出封建大家庭。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在争取民主自由过程中的反抗精神，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亦在他身上完全呈现。

然而，封建思想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沿革，它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极其巨大，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但封建思想在统治者的思想上还根深蒂固。高老太爷，则是五四期间黑暗社会中腐朽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他粗暴地操控整个家族的命运，只知让别人服从，而对他人的意愿从来都是漠不关心。而冯乐山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另一补充，他道德败坏，强娶一个孙辈的女子为妻，为此逼死了鸣凤，断送了婉儿的一生，他趋炎附势，指示当局镇压学生进步运动……。另外，克安、克定等则是封建统治者残留的影子。他们口是心非，常常带着虚伪的面具，道貌岸然的在外“金屋藏娇”。他们妄图用封建思想来操纵一切，企图挽救封建制度的灭亡，他们是革命时期的复辟分子，是五四中最大的敌人。

《家》中，高觉新是巴金树立的一个痛苦的夹层阶级的典型形象。他受新思想影响，却是封建旧势力一味妥协的夹层阶级的代表。他身为长房长孙，一直都在封建制度和守法礼教观念中挣扎，他有过美好的理想，有过远大的抱负，然而他的懦弱使他无力反抗旧家庭的意志，父亲让他结婚，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父亲安排他的工作，“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一切都完了。’他的心里藏着不少的话，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面对长辈们的无理取闹“他极力避免跟她们冲突，他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他对她们非常恭敬，他陪她们打牌，他替她们买东西。……”；甚至陈姨太所说的要瑞珣出城避“血光之灾”对他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可他还是“和平地接受了”……他一次次的向旧势力低头妥协，最后在旧家庭、旧思想的摧残下，他失去了所有珍贵的一切。他与梅、瑞珣都



是代表了五四运动后在旧制度中无法挣脱的软弱知识分子，他们是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他们的悲剧集中揭穿了封建道德、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残酷和虚伪。

另外一个阶层人物则是以同样受封建势力迫害，有反抗意识也有反抗行为，但仍逃不出悲剧结局的鸣凤为代表。鸣凤是个“下等”婢女，表面是个非常顺从的女子，但她面对不公正“命运”对待时，决然反抗高老太爷的旨意，以死来表示对封建家庭的悲愤抗议。她在无形中成为封建家庭中最有力的觉醒分子，她的死，深刻地显示了历史黎明期的封建制度及其变化。

巴金在《家》中愤怒地控诉了封建旧家庭的罪恶，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制度吃人的本质；全面塑造了五四时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最成功的是塑了觉慧这样的民族新人，并赋予了他新的仁爱、纯洁与热情，历史地再现了五四新一代的觉醒与反抗，歌颂了反封建青年的叛逆精神，进而促使更多的年青人进步为新人或更新的人。《家》亦预示了封建大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宣判了不合理的封建旧制度的死刑。觉慧的形象，是一种启蒙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创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人，在大革命时代，影响了许许多多青年走出桎梏，从而走向新生。《家》不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与《家》有所神似的是，《向前看》亦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专制独裁，追求自由民主，把政变后的整个社会政治变化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对詹铤、尼塔、阿诚等不同生活经历的细致描写，描绘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历程，形象地再现了1932年后十年间泰国的“6·24”政变和日本殖民两大历史事件，是泰国现代文学中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泰国新进步文学代表作，对泰国进步文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932年政变之前的泰国，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泰国的侵略与渗透，这种形势反促进了泰国王朝当政者的醒悟。拉玛五世继位后，开始对内政、体制进行改革。他兴办现代教育，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出版泰文和外文报刊，自己也出访欧洲，因此，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不断涌进了泰国。由于西方文化熏陶，加上外部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加剧，泰国的贵族知识分子意识到只

有进行改革，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才能保住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维护泰国主权独立，使泰国的封建专权在西方殖民浪潮的冲击下屹立不动，是他们直接的政治动机。“这时候，农民正用土炉子烧火做饭，准备同自己患难与共的老水牛，顶着风雨烈日下地去干活；工厂里和其他各自的工人，正从消除了昨天疲劳的枕席上爬起来，准备吃点能果腹的食物，恢复恢复体力，以便去迎接新的一天繁重的劳动；肩挑的和市场里的商贩，正准备着扁担箩筐，前往大江小河和其他地方去批发些货物来贩卖，以维持一日的活计；政府官员正睡眠朦胧地躺在床上；王公贵族和豪商巨富正在又高又软的床上睡得又香又甜。”从这段描写就可看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生活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把封建制度的黑暗揭露得一览无余。然而有一点却是泰国封建专权者没有预料到的，就是他们的改革潮流会把他们一直认为地位不可动摇的封建专制推进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如西巫拉帕在《向前看》中所说的“他们十分相信这个古老政权的巩固性，认为这个建筑在以世纪计的牢固基础上的政权，是不可改变的”。而实际上，“一部分人不愿接受这种古老的信念，这些人通过对形势的研究和对新思想的学习，通过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种种事实的观察，通过对他们亲眼见到的和从书本上所获知的事物比较，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对于统治着自己的官僚政府产生了怀疑”。

1932年6月24日，资产阶级维新政变震撼了泰国的旧体制，君主专制制度崩溃了，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政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行的，

[1] “就在这时，巨大的社会变革也苏醒了过来，并且准备好在一二个时辰之内同人民群众见面”“当掌权的上层人物在那天清醒来时，便发现他们的政权已经被另一个阶层的人物夺走了”。政变发生以后，各阶层的人物怀着不同的心情看待这次改革。“从旧政权那里获得大量财富和好处的高官厚禄的人”极度不安，并幻想着政变会向以前一样得到镇压，王权会得到保卫，他们的地位会一往如前；那些豪商巨富则千方百计地掩饰他们与旧政权的关系，趋炎附势，以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等待着攫取新利益的机会。而终日为糊口奔忙的贫苦

---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137页

大众，则对政变毫无顾虑也不抱任何幻想。当民主党对旧势力进行猛烈的抨击，提出了要求平等的口号，体现了时代要求时，贫苦人民开始对新政权充满了希望。

在作品中，贫苦出生却一直受着王府的“恩惠”的主人公詹铎，在“爵爷”被罢黜后就产生了强烈的思想矛盾，他伤感恐慌、悲观失望，<sup>[1]</sup>“即使有幸免遭解雇，但在仕途上也不会有上进的希望了”，但在好友尼塔的劝导与乌泰老师的引导下，在父亲信中的回忆中，他明白了就如乌泰老师所说“这次政变，是泰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巨大的变革”“这种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摧毁旧制度和建立新政权，是为了打倒掌握政权的一小撮人，然后让人民大众自己起来掌握政权”，因此，他开始觉醒并坚定了民主革命的信心，与另外两位主人公阿诚、尼塔共同投身民主运动中，他们充满了无限的信念，去寻求新的知识，追求新的进步。

阿诚是整篇文章中民主意识最为强烈的一个，“他知道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和拿破仑皇帝的历史，但他根本不喜欢这一类人，他推崇像苏格拉底、路易·巴斯德和约翰博士这样的人。他崇拜诸如林肯那种为了拯救下层人民于水火而进行正义战争的人物。”在投身报界工作时“他既要在报社，也要在自己的家里收听外国新闻，因此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却十分满意和高兴地去做”；他当听到帝国主义侵略别的国土，他的心就与那些无辜的人民一样痛；当政府宣布取消封建爵位的事时，“阿诚是这样的喜悦，因为这几年来，由于看到他的祖国离开他所羡慕和向往的民主目标越来越远他一直忧心如焚”；在日本占领泰国后，他又参加了“自由泰”爱国团体，“对政府把国家引向战争危险深渊的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

<sup>[2]</sup>面对民主化趋势，传统封建势力内部出现了分化：一部分选择顺应，利用民主外衣维护自身利益，并成功造就了代表地方传统势力的职业政客群体；另一部分则选择了反叛之路。而在镇压保守势力反叛的过程中，军人势力迅速

---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157页

[2] 周方治，泰国民主政治：现状与问题，[J]，当代亚太，2003年6月

扩张人民的理想开始破灭，民主渐渐成为泡影，政府把财力集中在了扩充军备上，而对人民生活、经济和教育的誓言却没有履行，甚至开始破坏真正的民主制度，禁止有关民主的书籍、阻挠工人的民主运动、对报界言论进行干涉等。他们不满阿诚写的反对增加军事预算的文章，便让士兵进行威吓，最后还逮捕了阿诚；他们逮捕了西拉里是因为他批评政府的独裁，还成立了无法用法律来辩护的特别法庭来审判；他们为了铲除敌对分子，就找借口进行枪杀；甚至到后来在政府内部及周围那些逢迎拍马的人出现了恢复贵族爵位制度的种种活动，最后在人民的力量下没有得逞。在面临日本不宣而战的进攻，政府出尔反尔，先是宣布将坚决的抗战，最后又和日军通过泰国的领土问题达成了协议，从而引起了人民普遍的不满，进而发动起反日反政府的爱国运动。

《向前看》真实的描述了 1932 年到 1942 年期间发生“六、四二”与日本占领泰国的两大历史事件，从作品新一代青年的努力奋斗中，亦对泰青年一代起到了一种启蒙、促进的作用，同时也引导了更多的青年积极地追求民主、投身民主运动。西巫拉帕的整个创作活动对泰国新文学的产生、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使泰国的进步文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和斗争中成长起来。正如他所说：“新的文学已经点燃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希望之火。文学果实的享受者再也不是社会上一小撮独揽特权的阶层了。人民将是创造文学和收获文学果实的主人。我们相信，历史将向这个方向发展。”

#### 第四节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一般说，凡是在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都叫做现实主义作品。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解释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的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这同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基本一致。

从生活出发，塑造人物，这是巴金一贯的艺术追求。家族生活是《家》的主要素材，它再现了五四时期四川封建势力浓重，却受到五四时代浪潮冲击着的古老土地的典型环境，作品中的祖孙间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当时典型的社会矛盾冲突。整篇文章以“家”为主题贯穿始终，塑造了高老太爷、觉新、觉慧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许多生活细节都来自巴金生活的亲身经历，如文章的取材就是来自于巴金生活过十九年的封建家庭。巴金在《关于家》中说道：“我不要单给我们家庭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封建大家庭。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他把个人经历及情感加入了小说里，使小说更近于真实。就如在《巴金书话》中他说道：“我可以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其中觉新就是以巴金的大哥为原型塑造的，在作品中，作者对他充满了爱与同情。由此可见，《家》里的人物形象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其次，<sup>[1]</sup>《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因封建反动势力而相继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接受新思想，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但是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祖孙对立的结构对于现实中封建传统是不可能轻易罢休的，它必然会与新生的民主力量产生激烈的冲突。《家》中封建制度与现代民主、中国与西方思想之间矛盾的形象化，反映出了五四运动期间重大的现实问题。

《向前看》是以詹陀的遭遇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从詹陀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眼中看封建统治者的世界，写出了一九三二年政变以前贫苦大众所处

---

[1]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M]第321页。

于的水深火热的困境及贵族阶级糜烂腐朽的奢华生活。在第二部中，西巫拉帕用质朴无华的笔锋，忠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二年十年间发生的两件历史事件：“六、二四”资产阶级政变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泰国。

当时的泰国，处在帝国主义斗争的夹层中，西方各国都在对它虎视眈眈。但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新思潮逐渐深入泰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觉醒并投身民主的行动。“六、二四”政变发生以后，封建专制被推翻，由于民主党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承诺使贫苦人民“便开始把新政权看成是照耀着他们黑暗穷苦生活的美好、纯洁的光明的化身”，“诚实的穷苦人使额手称庆，高呼善哉，盼望从此以后能有个翻身出头的日子”。但政变力量成分复杂，政变成功不久，资产阶级便产生了不同派别，最终形成了军人独裁的时代。<sup>[1]</sup>“政府把注意力放在扩充军备上面，而对经济和教育，政府并没有按照革命的那一天对人民所许下的誓言那样去给以应有的注意。”甚至开始对民主做出了反方向的镇压，致使人民民主的理想破灭，人民生活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三九年九月，浩劫之火在欧洲燃烧起来了”“欧洲的浩劫之火烧进了泰国，遇上了清凉的雨点”，此时的泰国再次成为了帝国主义争夺之战的缓冲区，时势迫使“报界对外国消息的报道，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关心和重视。”“国际新闻便成为每天报纸上的重要消息了”，更多的泰国知识分子从帝国主义对外国的侵略中认识到民主对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性。

随着日本军队的占领，泰国政府不战而降，并与其订立了军事同盟，成为了经济上的殖民地。许多爱国人士因此愤然投身反日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中。在政治动荡不安、新旧政权混杂的曼谷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下，民主与专制、独裁正是这个时期最大的社会矛盾，詹铎、阿诚、尼塔所追求的理想与做出的努力正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西巫拉帕把自己的生活与亲身经历都溶入到小说中，其中阿诚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西巫拉帕——父亲病逝，母亲担起家庭重担，姐姐也打工补贴生活，他自己则投身写作，用笔抨击社会的一切不平

---

[1] 西巫拉帕，向前看，[M]，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252页

现象，并因投身民主运动而多次入狱；尼塔则是内心世界的西巫拉帕，坚强勇敢，对民主的未来充满了信念，并执着地寻求新的民主道路；詹铎则是接触新世界的他，从他眼中我们可以看到贫困大众与贵族阶级生活的不公平待遇，感受到新思潮在人民中的传播。他勇敢排除心理障碍，热情地投身民主运动，是当时觉醒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向前看》的人物形象与社会事件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泰国社会的时代矛盾，表达新一代爱国青年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朝气蓬勃的情绪。与《家》一样，都与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致，可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中泰现代文学中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